



文革通訊

第22期

敬祝偉大的領袖

毛主席

万寿无疆

內部參考 注意保存

1967.5.7 今日八版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
紅衛兵戰鬥隊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毛主席語錄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灭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毛主席最新指示

林、周閱后辦：

王玉加印發給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羣衆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據有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羣衆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羣衆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羣衆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羣衆擁護的。

毛澤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四月十九日下午四點接見謝富治副總理

剛一进门，毛主席握住謝副總理的手說：“我祝賀你，祝賀這次大會成功，請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賀。”（謝富治同志和大家說：毛主席身體很健康，上下午都在看我的講話和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毛主席說：“致敬電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宣言，就不要寫宣言了。”毛主席很關心這個會，非常關心革命小將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他看到造反派在常委里占優勢很高興，毛主席說：“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羣衆，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產，這樣會造成脫離羣衆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勢還有反復，無政府主義就是機會主義的乘方，要不怕犯錯誤，各種反動的觀點的羣衆組織他們是極少數的，就是反動的組織也要做工作，但是還得鬥爭。”

四月二十一日，謝副總理傳達主席（對聯動那樣的反動組織）的指示：“要改造他們，要鍛煉造反派。要瓦解這個反動組織。要必須互相支援。”謝副總理說：“這個指示要堅決執行。對李雪峯問題主席不同意點名。”

同日，謝副總理對革命委員會說：“各革命組織要很好地學習江青同志和周總理的報告，要很快地執行，一定要在中央文革具體領導下工作，要聽主席的話，在具體問題上要聽中央文革的指示，這個問題是必要的，我們應當經常檢查工作，不然就會變成新市委的樣子。”

革命委員會要實現革命化，羣衆化，战斗化。江青同志講話是主席親自修改的，抓住了當前的要點。我們決不辜負主席和全市革命造反派的期望。”

中央首長講話

陳伯達同志四月二十七日講話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肖華等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的負責同志根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在人大會堂召開關於內蒙問題的接見大會，現將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摘登如下：

伯达：刚才周总理已經講了中共中央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並且作了詳細說明。中共中央的決定是經過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的同意，這是不能懷疑的，完全正確的。決定以後在內蒙發生的事情同樣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這個決定的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內蒙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對那些一小撮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壞人。烏蘭夫、王逸倫、王鐸這一小撮他們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跟他們走的那是走錯了！回過頭來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來；這樣做那還是及時的，希望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今天聽了總理的講話以後，能夠很快地回過頭來。剛才在開會以前有少數人公然煽動一部分人退出會場，採取惡劣的手段，吹哨，這是公然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紀律，對抗党中央，這是絕對不許可的！開會以後有些人又回來了，我們還是歡迎的，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還是給那些犯過錯誤的以改正錯誤的機會，我感到今天這個會還是開得很好的。

在中央決定以後，鑑於內蒙一小撮壞人，還煽動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為了讓那些受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相打了電報提了三條，這三條今天仍然是有效的，今天再宣讀一下（王力同志宣讀）。

同志們：你們是从內蒙來的，內蒙是我國國防的最前線，在內蒙那裡，蘇聯修正主義和外蒙修正主義正在千方百計破壞我國文化大革命，干涉我國內政，烏蘭夫、王逸倫、王鐸就是他們的代理人。所以要百倍的警惕，高度的警惕，不要上烏蘭夫、王逸倫、王鐸這伙壞人的當。你們因為站在北部國防最前線，所以你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人民解放軍同人民羣眾要緊密地團結起來，保衛我們的國防，我們要緊緊地站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團結起來。

過去參加保守組織的羣眾要歡迎他們進行自我批評，只要他們能這樣做，仍然是革命羣眾，要同他們合作，我們相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壞人總歸會孤立的，是會很孤立的，他們不過是一小撮人，只要羣眾的眼睛擦亮了，他們就無所作為了，他們就會被羣眾所唾棄，他們就會一敗塗地。

我最後一句話還是希望同志們回到內蒙去，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緊密地團結起來！

四月十八日十七時，陳伯達同志給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

謝富治副總理及一些院校負責人的電話記錄：

“北京最近發生揪人、打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現在要大大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希望你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中央文革前幾天的講話都是有效的，北京的大專院校不能亂來，不考慮無產階級的紀律。我是很慎重地提出這個意見的，希望你們幫忙，向本校和其他院校多作工作。前幾天，我們說過北京應該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模範的首都。什么叫關心國家大事呢？反對無政府主義，這就是關心國家大事，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多作工作，你們不要往外派人太多，防止被壞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聯絡員除中央批准的以外都撤回來，大家都遵守中央的決定回來，不然要犯很大的錯誤，我那天說過，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這條標語應該上街。”

周總理談劉、鄧問題

（四月六日）

五七年元旦社論是劉少奇寫的，給主席看，主席不看，劉少奇以為主席看了，發表了。裡面有很多問題，主席未看，劉少奇就講出去了。

八大劉少奇的報告和決議有很大的錯誤，主席還沒看，就講出去了。鄧小平的黨章報告，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當時朱德是同意反斯大林的，鄧小平有些不同意，寫了“兩派”，雖有“兩論”發表，二十大在國內還有不良影響，比如反對個人迷信。

主席在六五年制定二十三條時對劉少奇失去了信任，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對劉少奇完全失去了信任。主席看了二十一年，覺得他再也不能信任了，沒有一點馬列主義水平，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林彪六〇年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對劉、鄧的批判逐步深入的，現在你

們提“打倒劉、鄧”，我也舉手。“清宮秘史”在五〇年就應批判，到今天才批判。光緒那時才二十八歲（義和團時），不可能那麼英明。

中央文革電示（北京）市委機關《摧毀舊兵团》：

“凡是有關二月兵變的大字報全部蓋掉，因為涉及到國家軍事機密。關於大字報來源要查明，向中央匯報。”

（首都大專院校《摧毀舊兵团》所屬各單位，當晚連夜出動，把全市有關“二月兵變”的大字報及大標語全部蓋上）

康生同志在聽取內蒙軍區負責同志匯報後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擔心，成都軍區、福州軍區，都完全搞反了，把左派當成反革命，因為沖了軍區；把右派當成左派，因為沒有沖軍區。……昨天搞到一個材料，四川宜宾市包括郊區，總共不足二十萬人，就捉了五千人，就是一個軍分区干的。……軍隊支左要支援政治，首先自己本身要政治挂帥，要掌握毛澤東思想，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是一時支持錯了，支持了右派，可以改，不掌握毛澤東思想就是一時支持了左派，同樣還可能犯方向錯誤。”

周總理、中央文革同志22日接見中學部分聯動分子

江青同志宣布全部釋放被捕的130多名聯動分子

四月廿二日晚10:00——12:00，周總理和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楊成武、王力、關鋒、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中學的130多個在獄中的聯動分子。會上，江青同志宣布除了刑事罪犯外，釋放全部被捕的聯動分子回校。

講話的主要精神是（大意）

江青：“聯動”要全部放出來，讓他們回校。我們要接見“聯動”，不光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實際上是毛主席要我們接見。

伯達：“聯動”是反動組織。不要搞請罪，要允許他們革命，要一看二幫，相信他們中大多數是可以改好的。“聯動”的思潮必須批判，光是改正不行的。

江青：你們年紀輕，要讓他們鍛煉，主要是批評教育。你們（指聯動）犯了嚴重錯誤，不要委靡不振，要把中學紅衛兵的旗幟舉得高高的，清华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以前干得還不錯嘛，有成績。對聯、反動血統論引向了反面。

伯達：你們犯錯誤，主要是脫離羣眾，不了解羣眾。回去以後要好好了解羣眾。

總理：干革命，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要靠毛澤東思想。不要跟造反派鬧對立，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的。

“八一”學校“十一”“育才”等干部子弟寄宿制學校要解散。

接見後，130多名被捕的聯動分子全部釋放。

重 要 声 明

最近很多地方流傳關於中央六人小組的說法，關於這個問題陳伯達同志四月十八日表示，在接見《批陳毅聯絡站》同志時，講過這樣一段話：“外事口總理直接管的，中央文革沒有管，只有康老有工作關係。中央沒有委托我管，我不会講話，你們可以做出判斷嘛！”基於這點，我們認為：這個關於中央六人小組成立的消息是假的，是造謠言。我動態組特此聲明。並望各單位予以協助辟謠。

（又：四月二十一日陳伯達同志對北京市一機床廠工人講話時，有人問到六人小組，陳伯達同志說：“沒有，我已經辟謠了。”）

——清华大学井岡山動態組

就清华附中联动被释放分子的传单問題訪中央文革接待站(摘要)

时间：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 接待员：楊華成

楊華成在回答北大附中井岡山提出的問題時說：“中央首長接見联动时講話的基本精神是：釋放他們是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他們（指联动分子）之所以犯錯誤，主要是沒有接近羣眾，沒掌握毛澤東思想，中了劉、鄧反動路線的毒，这是一种思潮，是特權階層思想，把他們放出來是讓羣眾監督。要他們到羣眾中去，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改造，將功補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指出“這張傳單精神不全，不太符合中央精神，首長有些話沒講過。”指出：江青同志沒有說過“我在工人體育場大會上講的革命小將也包括你們，”江青同志也沒有說過“以後犯了錯誤再也不抓你們了”和“過幾天還要把你們的材料銷毀”。楊成華還說：“联动思想是反動的，沒聽說他們是革命小將，現在批得還很不夠，你們要寫幾篇好文章，把联动思想徹底批倒批臭。總理也沒說過：‘看到你們和造反派，我就看到了希望了。’”

北京簡訊

△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軍團从二十六日起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克实。团中央在文化革命运动初期，在刘邓的指揮下，派出了大批干部当工作组，鎮压中学革命运动。而后二胡又逃到一边，推卸責任，讓学生斗工作组員，因此团中央許多干部揹了黑鍋。在这两天的大会上广大干部揭发了他們大量反党罪行，胡克实直接参与了鎮压蒯大富的反革命事件，他的黑手伸进了部队，去整革命老干部的材料，还企图挑动工作组告中央文革的状，真是罪大恶极。通过这个大会使广大革命干部和羣眾認識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为“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創造了有利条件。

△二十七日斗薄籌备处在展览館劇場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陪斗的还有陶魯筭、李开信、宋紹文、梁膺鏞，发言者憤怒揭发薄反对毛主席，对抗廿三条，破坏工交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叛党及包庇大叛徒劉玉衡等一系列不可饒恕的罪行。老狐狸薄一波极不老实，在人証、物証俱在的情况下，还想抵賴，羣眾讓他低头，他就要賴皮狗。最后大会主席作了总结，准备以后繼續召开斗争大会。

△航院为了牢牢掌握毛主席的建党路線，砸烂劉氏建党路線，把航院建党路線的阶级斗争蓋子彻底揭开，四月廿六日，航院成立砸劉氏建党路線兵团。兵团已初步明确任务，制定了作战計劃，兵团設大事記組，作战組，組織組。包括学生組，教职工組、外調組）。

△二十六日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員會等单位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大会”发言者憤怒声討李的三反罪行。李百般抵賴，态度极不老实。

△二十七日下午，在“五四”廣場，新北大全校革命师生召开对党内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当权派劉少奇、鄧小平在干部問題上的控訴、批判、誓师大会。

会上，生物系許新仁、中文系郭錫良、法律系候庆賢、无线电系盧会欣以及干部問題聯絡站王相臣都用活生生的事实，揭发、控訴了劉鄧在北大犯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滔天罪行，有力地說明了張承先坏工作组在北大同样也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資产阶级反动路線，孙蓬一同志代表校文革在会上講了話，闡述了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重要意义，指出批判干部問題上的反动路線是下段的中心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晚新北大校文革作战部和干部問題聯絡站在二教一〇一，一〇二，发起串联会。中心議題：

- (1)張承先工作组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資产阶级反动路線的表现；
- (2)当前在新北大要不要大批特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資产阶级反动路線。到会的革命干部、师生一起控訴了这条反动路線，同志們在会上指出：張承先的坏工作组积极地推行这条反

动路線，張承先被趕走以後，陶鑄、王任重這兩個大壞蛋又搬出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個反動口號，變本加利地推行劉鄧反動路線。孔繁、楊克明這一對混蛋積極配合陶、王在北大大力鼓吹“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把大批革命幹部打成陸平黑線人物，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界限，達到他們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據悉，亿万革命人民最喜愛的寶書——《毛澤東選集》將大量發行。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派已設計試製成塑料薄膜封皮，此封皮為鮮紅的全紅色，配上金黃色的簡體《毛澤東選集》五個閃閃發光的大字。

△據悉：八機部劉湘屏同志（謝副總理愛人）最近在談話中，揭發了譚震林與“二月兵變”的勾當，這一事件引起了農口單位的普遍注意。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省代表團參觀了紅代會摧毀聯動展覽會，代表們與工作人員進行了親切座談，陳永貴同志說：“青年人可要好好教育，他們不知財富是怎麼來的，不知艱苦奮鬥，過資產階級生活的只能一代敗一代。”

訪《鐵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看劉少奇丑態

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我們發現小說《鐵道游击队》中所謂“胡服”的人，即劉少奇過津浦鐵路時的有關描寫有很大的懷疑，覺得其中問題很大；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走訪了原鐵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現在上海環境衛生局副局長勒××，向他了解當時鐵道游击队的情況及劉少奇的活動和黑指示。

根據勒××的回憶，分下面幾個方面：

一、劉少奇是個怕死鬼。

勒××回憶說：劉少奇每次外出“調查”、“視察”起碼有個把營為他保駕，有時仗仗聲勢，壯壯膽才敢通過，當時有許多戰士為此死亡，勒××說：劉少奇是個膽小鬼，他不敢離開大隊部（當時日軍封鎖鐵道）劉是一九四二年從山東經過津浦線回延安的，當時他不敢由鐵道游击队負責護送過路，當時山東軍區負責人肖華同志及曾國華同志專程為劉少奇探路，証實確實無危險後，由曾國華同志不远百里回去接劉少奇，劉少奇要鐵道游击队的護送下才敢過去。據勒××回憶說，劉少奇沒經過任何風險過了鐵路，很高興，還送了些槍枝、彈藥，算是對鐵道游击队慰勞。

二、劉少奇是個老右傾機會主義者。

據小說《鐵道游击队》中記載劉少奇當時下達的黑指示，“有轉入隱蔽鬥爭，向敵偽開展政治攻勢，保持這條交通線，在這個階段，那怕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出色的戰鬥和可貴的繳獲，但取得的勝利……對於革命的貢獻，還要大多了……”

據勒××回憶，當時（聽李洪山傳達）劉少奇說：“要保持這條交通線，不要太刺激敵人了。”這不是道道地地的右傾機會主義嗎？當時鐵道游击队按照的軍事路線、干部路線很出色，他們大膽敢闖，智勇雙全，就象一把有力的匕首，插進了敵人心臟，使得敵人膽顫心驚，六神無主，處處挨打，狼狽不堪，而這個老機會主義者，却說什麼：“不要太刺激敵人了”。“哪怕政治上沒有出色的戰鬥……貢獻還要大得多。”劉少奇還胡說什麼：“你們老在老虎嘴上拔胡子，早晚要掉到老虎肚里的”。企圖大滅鐵道游击队的志氣，大長敵人威風來滅鐵道游击队執行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劉少奇出賣鐵道游击队。

據勒××回憶說：劉少奇在這時拋出了他的黑指示，使鐵道游击队變單純地護干部物資，護送後，劉少奇的黑指示一開始實行，就有很大的損失，指示不要鐵道游击队全部撤出微山湖。造成極大的傷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劉少奇的丑惡嘴臉不是暴露大透了嗎？再來看看他的黑《修養》中說什麼：“他們為了黨的事業（其實就是為了他，他一向比作自己為黨的化身），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任勞任怨、忠心耿耿……”到底是什么貨色！

祖國各地

山东：

△近日來，山东紅衛兵指揮部戰士，密切注視濟南時局，分析濟南形勢，整頓隊伍，下定決心血

战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士气高涨，斗志昂扬。

▲省革命委员会作战部的革命小将，政治嗅觉敏锐，猛打猛冲，为革命左派撑腰，受到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但是也受到“保皇派”的拼命反对，“保”字号的后台也对他们施加种种压力。

真理不可战胜！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示众的日子不远了！

▲四月十九日，鲁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夺了校党政文大权，省革命委员会、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总指挥部、文艺造反司令部等九十多单位到会表示坚决支持。

▲近来济南“保”字号组织济南红卫兵师的残余“黑字兵”甚嚣尘上。他们打着“造反”的幌子，把矛头直指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目前，济南市“保”字号组织，在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已拼凑成反革命的小联会。

杭州

▲据调查，海潮初中黑一司把校园的铁丝网通电变为电网。

▲二十八日省机红联站在省府大楼（军管会）贴出“坚决揪出‘四·二八’流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强烈抗议一小撮人策划的四·二八行凶打人暴行的事件！”、“强烈要求军管会严惩打人凶手！”、“誓死捍卫十六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省机红联站打不倒，压不垮，抓不散！”、“省机红联站砸不烂，压不垮！”等大幅标语，把矛头直指造反派，气焰十分嚣张。

▲对红一联杀出来的行动，二十四日，二中、七中、女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进行了漫谈，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但指出了一些疑问：九中的红一联不承认三司的大方向，对革命造反派“还有看法”；六中“杀出来”的“从头越”从种种迹象表明，“杀出来”的诚意不大，而六中参加红一联的特别多。红一联中极大多数同学是真正要造反的，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那批顽固分子会混进里面，用“红一联”的牌子换黑一司的招牌。

▲一中黑一司成立了个什么“红色井冈山”，袖章与“一中井冈山兵团”的一模一样，请有关方面引起注意。为此，一中井冈山决定发战士证，以示真假。

▲二十七日晚上军管会就四·二六事件表了态，指出四·二六事件是红暴会挑起武斗，是有计划，有步骤，蓄谋已久的。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在三天以内，原原本本地把军管会的表态告诉“红暴会”战士。

1. 在三天以内把军管会的这次会议原原本本向红暴会战士传达。

2. 对四·二六的策划者与肇事者必须检讨。

3. 必须把抢来的器材在两天内归还。

4. 必须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但红暴会中一小撮人仍执迷不悟，藤蔓表态（大意）：1. 军管会表态我们应好好分析；2. 衡量一切东西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什么压力；3. 我们要以事实公布，不允许包办代替，并中途退出会场。

▲二十八日红暴会在军管会门口贴了许多标语：“坚决支持我代表的四点态度”“我们坚决和周信忠同志战斗在一起”。署名都是“红暴会504部队”。

▲浙大校园内贴出了“坚决支持红暴会的一切革命行动”（红暴会），“揪出打人主犯凌坚！”（红暴九支），“总指中一小撮对工人的迫害，不是偶然的！”（浙大工人革命造反总部11支队），“誓与红暴会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一中红暴会）的大幅标语。

▲最近，军管会去轻工业厅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会上，军管会正式表态：“在当前斗争中，我们坚决站在风雷激革命造反总部一边，坚决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是在斗争中杀出来的……”等等。这是对革命造反派又一次巨大的鼓舞。

▲杭州市市级机关“红联站”已经分化瓦解。自该站头头之一钱焕林杀出来，揭发了他们主要负责人刘坚群布置收集市机总、市工革会、省联总等革命组织的黑名单、黑材料的罪行后，不少受蒙蔽的群众先后杀出来，揭发“红联站”一小撮头头坚持反动路线的大量问题。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市机总召开了“欢迎市‘红联站’杀出来同志的大会。”省机总代表在会上也发了言，会后举行了游行。

▲省人委公安厅保字号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大队”中的“杀出来”战斗队，于四月二十六日晚贴出大字报，说“联合大队已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操纵”，宣布退出省级机关“红联站”和“联合大队”，成立“忠于毛主席战斗队。”冯白驹秘书何韬也贴出大字报宣布退出保字号组织“联合大队”，要求参加《大无畏》革命造反总部。

▲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省公安厅《风展红旗》、《井岡山》、《风雷激》等战斗队在大樓附近貼出了“堅決支持省机总”，“省机总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打倒江华、李丰平、曹祥仁！”等大字标語。

▲四月二十六下午，在解放街百貨公司二樓，出現《紅衛軍》帶着紅袖章在貼“紅衛軍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标語。

▲富阳县級机关暨富阳鎮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在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晚上，連續举行集会，憤怒揭发、批判党内头号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黑《修养》在富阳县的流毒。会上，代表們一致用毛澤东思想这个銳利的武器，揭发了黑《修养》在富阳县工厂、农村、学校、机关所散布的流毒。同时，还例举大量事实，憤怒控訴了旧县委以張运鈕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黑《修养》，腐蝕毒害干部，压制革命，推行修正主义黑貨的滔天罪行。

▲富阳县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召开了揭发、斗争县委常委、副县长石維明大会。

上海：

▲据悉：解放日报編輯組研究确定，派两个同志到首都各报了解有关党内头号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情况該两同志已于四月七日起程。

▲駐沪空軍政治部建立批判核心組。

复旦：

本月十二日下午，我校干部問題調查組召开了《干部造反大会》。与会革命干部以滿腔憤怒的心情，揭发和控訴了保皇党头子楊西光、王×卖力地执行資产阶级反动路綫的罪行。今天着重地揭了楊、王搞假四清，准备抛出二百多个干部扩大打击面，保护他們一小撮的阴谋。发言者指出，复旦在干部問題上的資产阶级反动路綫比清华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大：

交大反到底总部于四月十一日連續发表《必須正确对待反到底紅衛兵》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总部声明》两篇声明后，最近在交大園內引起强烈反响，展开激烈爭論，一部分人坚决支持反到底兵团的声明，認為声明对文汇报等是同志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另一部分人則指出：反到底声明是株大毒草，它射影《文汇报》把矛头指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指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

同济：

▲四月十五日下午举行慶祝毛澤东思想紅卫兵东方紅兵团成立半年大会，会上总部負責人陳敢峯回顧了半年来兵团貫彻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很大成績，并繼續要求战士发揚永远革命的精神，指出“过去成績只能說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警备区陳士清副司令員以及市革委会王少庸、陳琳瑚出席了大会并講了話。

最后兵团发表对目前形勢的五点严正声明。

▲根据目前上海形勢，同济东方紅在各主要街道刷了許多巨幅标語表示“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新生的文汇报大方向就是对”……。

师大：

▲四月九日晚成立了紅卫兵新師大籌備会，在系紅卫兵联合的基础上，每系派代表二人（大約六一七个系），新師大广播台由紅籌会領導。

▲大字报动态

(1)物四，數二和物三部分同学貼出大字报，对目前我校干部工作問題的六点建議，認為校內可以三結合的革命干部還沒有在羣众斗争中出現，建議成立临时审干小組。

(2)揭发历史系反动学术权威。

鉄医：

对于如何正确执行“三·七”指示，解散兵团与归口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对此六三二班紅旗战斗队宣布退出六三二革委会。

一医：

▲四月十三日上午，文革联络站邀請了北京工业大学的紅卫兵介紹了最近北京和全国的形勢，重點介绍了北京的形勢。革命造反派战士听了介紹后，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四月十三日下午，革委会邀請了南京部队某部蔡永祥式的英雄娄平源同志向全院革命师生介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娄平源同志的班长及政委也陪同前来参加了这次會議。

▲文革聯絡站有一个战士写了血書，表示要用鮮血和生命来保卫紅色政权。

近日来，全院都在批判劉記黑《修养》，“反逆聯”的医学系分站，藥學系分站及不少战斗組都出了专性，結合自己受劉記黑《修养》的毒害出了不少大字报，过去一些受蒙蔽犯錯誤的政工干部和参加过保字号組織的同学也紛紛控訴劉記黑《修养》对自己的毒害，表示要积极投入八大批判运动，紧跟毛主席永远鬧革命。

福建：

▲在师院保字号重新組織的“紅旗行”成了全院唯一的“左派”組織。而革命造反派組織則被封、砸，被取締。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革命造反派）这八个字不准再用。如艺术系被视为“黑窩”。堅定的革命組織“艺綫紅衛兵”被砸，每个系都在抓“一小撮”，如仅有二百多人的物理系点名的有三十多人。革命造反派被迫檢查，多的檢查几十次还通不过，硬要承認主觀反党才肯罢休。檢查会變成了斗争会。另外对造反派盯梢，私設刑堂等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四月一日，《福建日报》还刊登文章，表揚福州×××厂民兵班在“肃清”“一·二六”反革命流毒运动中的“出色成績”，其中点名表揚的陳××是鐵杆保皇人物、工人赤卫队队委，另一名表揚的郑××是工人赤卫队的头头。更不能容忍的是，文革公然把新北大联络站参加劳动，煽革命之火打成“煽妖风”“点鬼火”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混蛋”。

▲仅十万人的泉州，趁外地学生撤离后，一夜之間，全市逮捕一百九十多，其中有逮捕証的七十四人。在仙游更严重，逮捕二千八百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农。

西安：

西安交大革命师生員工于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了《憤怒聲討，彻底控訴以劉、鄧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会》，慘遭反動路線杀害的王永婷同志的姐姐在会上进行了憤怒的控訴、泣不成声，許多同志也都以血和泪控訴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滔天罪行。李世英同志帶領全体同志宣誓，表达了他們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鋼鐵意志。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庫普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演講。

大会还将三反分子劉瀾濤、王林、严克倫等拉上台陪斗。

西南：

▲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組已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在北地成立。办公地点是北地翼樓四〇一室。联络組由北京各院校在西南串联返京单位組成。目的是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为粉碎西南地区資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而斗争。工作內容主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发起单位是：

北京地質学院东方紅公社西南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岡山兵团“一月革命”、“天安門”

北師大井岡山公社赴蓉联络站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紅公社

中国科技大学紅旗造反队

中央財經学院

中国科学院紅旗联络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九三部队

其他单位正在串联中，由北地、北工大、科大、清华、科学院組成核心。

河南：

▲在目前一片自上而下的資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河南是一个典型。河南一小撮党内走資本主义思想的当权派在全省制造白色恐怖，瘋狂鎮压革命派，企图扼杀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清华井岡山、矿院东方紅、北航紅旗、地質东方紅等紛紛发表声明，表示要与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思想道路当权派血战到底，要与河南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但是河南党内一小撮党内走資本主义思想道路的当权派仍贼心不死。請看：

北京紅代会的赴青海战士以及同行的北京軍区的两位战士，在路过郑州时散发了一些首都高校关于河南地区的声明，被河南一些保皇組織非法扣留，紅代会正在开紧急會議，討論如何处理这一問題。

据悉：北京寄往河南的許多信件受到刁难。特別是北京一些有名的左派組織寄往河南的信件，受到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思想道路当权派的爪牙的拆看，有的被誣成“勾結反革命”。